

人面桃花相映红

——读黄复彩散文集《风软一江水》

蔡洞峰



《风软一江水》

黄复彩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

黄复彩的散文集《风软一江水》是作者朝花夕拾式的回忆散文，在故乡与异乡，自然与人情中作者穿梭游走，念念在兹，文章读来酣畅淋漓，显示了作者的笔力与情怀，同时也是作者历经人生风霜后的达观与平常心的呈现，在人与物的相映成趣中确立作者自身的精神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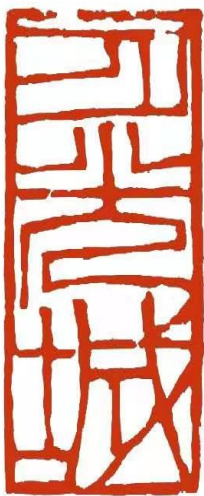
作者出生在铜陵，一座江边小城，青年时离开故乡外出求学、工作，因此作者在书中乡思的主题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散文集《风软一江水》是作者献给故乡的歌，但作者早年就背井离乡，因而其故乡体验主要还留在童年的记忆里，无论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中提到的鹤江“一条温暖的水流，它孕育了我的童年和少年”，还是《夏日清凉》中的石板路“两旁一色，带着民国风情的徽派建筑，说不清是多少年了”，以及记叙故乡的日常烟火《头顶上的事业》中的大通理发店“是这条街上最热闹的所在”。这些景和物、人和事都是中国乡土社会非常普遍的景观和风情，但这一切都由于浸染着作者早年生命的印迹和生活的痕迹，因而却属于作者少年时代独有的乡村体验。在黄复彩晚年的回忆中反观内求时，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将早年的记忆冲淡，反而让这些刻录着作者自身生命年轮的标记越发清晰，最后化蛹成蝶，化成一篇篇优美而独特的乡土意象。

毫无疑问，对故乡的思念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每个游子都在自己的生命深处怀着一种乡愁的意绪。作者心思缜密情感丰富，能够在生活的细微处把握这种情感的脉动，成就了其对故乡和乡土主题创作的绵延不绝。从这个意义而言，所有涉及的故乡的散文和诗都是抒情的，有一种优美的情感贯注其中，读来情真意切。作家黄复彩先生对佛禅造诣很深，禅思的引入能够让文章小中见大，“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中国文学和美学十分追求意境，情景交融成为诗语与禅语的合流。黄复彩的散文传承了这一中国诗学传统，在散文中的构架上恰如禅宗语录的对话。如“父亲用一把斧子养活了一大家人，到头来他的儿子们却对他的手艺不屑一顾”（《木匠》）。“雪铺满了石板路，铺满了屋后的

菜园子，铺满了对面江岸上房屋，只有那一泓鹤江在灰蒙蒙的天底下一如既往地泛着清凌凌的波光，四野白茫茫的，世界空了、虚了一般。偶然，一艘轮船鸣响了汽笛，轮船的螺旋桨搅得一江清水沸开了一般——像是宣布冬天的开始”（《故乡记》）。这些语言意象灵动，有禅宗羚羊挂角之趣。在空间上，这些意象由一个具体的点从有限的时空中呈现出空间的无限性。

人生易老，童心难泯，虽然少小离乡，在异乡奔波，但这些童年的过往和过去的足迹在作者内心深处的记忆中依然清晰，通过文字呈现出来，灵动真切。如果说上篇“故乡的河”是以时间之轴回望故乡，走进生命长河，下篇“过去的足迹”则是通过作者过去的足迹打开记忆空间，让读者看到饶有趣味的人和风景：《余氏父子》《贵池看雉》《安园小记》《半山亭记》，阅读这些篇章，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作者的趣味和笔法的妙趣所吸引，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感悟，陶醉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这种“及物”式写作能够在与自然山水与人物的亲近中得以让自我入乎其内，才能体会此中的真意。这种“真意”的背后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对每一个交往的人和每一处的行踪都用心回忆，读来情真意切。文中记录的一些平凡的人和事，地方和建筑，写得别有意味，正体现了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发现和开拓的能力。禅僧说法都是通过日常语言会通高深佛理，所谓禅者，核心乃悟。胡适曾经提出禅宗语录是古代最好的白话文学。禅宗追求意在言外，留下许多意蕴空间，如果不用心启悟，就难以理解其中的妙悟。

《风软一江水》是回忆散文，更是走向生命内觉的历程，有故事，有细节，是活生生的文字。作者在序言里说，在写作这些文字的同时，也是不断修复自我心灵的过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曾经说过，他为了保持自己充沛的艺术创造力，几乎要周期性地让精神回到童年的生活状态。因为童心是赤子之心，天真无邪，童年的思维方式与艺术的思维方式是相似的，优秀的作家总喜欢从童年生活中寻找艺术创造的灵感，因此作家的童年记忆往往也成为其不竭艺术创造力的源泉。黄复彩先生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7部散文集。内容题材不断推陈出新，这种旺盛的创造力与作者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丰富的童年记忆是分不开的。写作创造了一种生活，作者展现的对童年与故乡的情感表达，正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归来。



心灵世界的相遇相知

——读《筑塘而栖》

沈喜阳

人类在物质世界的相遇相知原本受限于时空，即使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可以打破空间的限制，但仍不得受限于时间；也就是说，空间上可以远隔千里万里，但在时间上必须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才有可能相遇相知。然而心灵世界的相遇相知，却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纵横千万里，上下千百年，不同时空的人们也可以成为心灵上的知音，这就是古人津津乐道的“异代知音”。

如果说，杜甫通过“怅惘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成为宋玉的异代知音，李清照通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成为项羽的异代知音，陈寅恪通过撰写《柳如是别传》成为柳如是的异代知音；那么在读完郎净女史的长篇小说《筑塘而栖》之后，我要大胆说一句，郎净就是明代江南才子卓人月的“异代知音”。郎净和卓人月是同乡，都是浙江杭州塘栖人——卓人月是文学家，在戏曲和词学上成就卓著；郎净是文学博士和历史学博士后，对塘栖古镇和卓氏家族研究颇深。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郎净简直复活了年仅三十岁就赍志以殁且化为尘土近四百年的卓人月的笑貌音容和心胸气象。卓人月六次科考不第，郎净为之英雄气短；卓人月邂逅红颜知己一相知即永别，郎净为之儿女情长；卓人月与友人纵酒狂歌或者自己一人在月下低吟痛哭，郎净的情绪也如同“孤山久与船低昂”一样，随着卓人月的心绪起伏而抑扬低昂。从甚至分不清“太师第”与“太史第”的懵懂无知的天真女童，到在国家图书馆找到沉睡了许多年书页泛黄的《卓珂月先生全集》的文学博士，郎净不仅找到了传说中的晚明才子，也找到了遥远的江南，更找到了作为卓人月异代知音的自己。

郎净为什么能找到？运河边，长桥畔，半月斋，竹里馆，当佩戴着银锁的小姑娘几乎宿命般在街巷里穿梭来往，推开那扇木门，遇见青衫白发的长者后，长者告诉小姑娘：“卓人月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有真情的人就能找到；卓人月为文字而生、为文字而死，到文字里就能找到。”（第36页）郎净通过“真情”和“至文”这两把相辅相成的钥匙，打开了进入卓人月心灵世界的关锁，找到了卓人月，找到了江南，找到了自己。或许我们要说，四百年前的卓人月是幸运的，他几乎是非常难得地进入了同乡后辈郎净的心灵世界；但我要说郎净是更幸运的，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把她牵引到卓人月的心灵世界。郎净和卓人月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全。同时我还要指出，郎净的心灵世界和卓人月的心灵世界，不仅是同一个温婉江南的文化世界，更是一种古今相通的心灵世界，这种古今相通的心灵世界就是文学的世界，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世界。

小说中的“我”当然不必等同于作者，但又何尝不是作者？这种“不是”和“是”之间的叠加，是第一人称的妙处。而小说通篇以“你”指称卓人月，则完全消除了与“我”的距离。整部小说就在“我”与“你”的对话中展开。这也是我说郎净是卓人月的异代知音的艺术上的理由。除了“我”和“你”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第三人称的“TA”。这是作者有意把“我”和“你”与其他所有人物“TA”拉开距离的艺术匠心。长篇小说当然要有一个中心故事情节，但是讲故事的方式却是每个作者驰骋才华的表现。《筑塘而栖》不是一部普通的长篇小说，而是以抒情带动叙事的一种虚构文本，甚至为长篇小说提供了另一种讲故事的书写模式。而且我不把《筑塘而栖》视为历史小说，我把它视为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的现实小说。历史上的卓人月成为映射现实的一面铜镜。这面铜镜映射出两个现象。一方面是在科举功名这条路上，郎净比卓人月幸运得多，她是华东师大博士和复旦大学博士后，可以说郎净帮卓人月实现了他未能实现的考取功名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今天的人文学科博士甚至比没有考取功名的卓人月更不受社会的待见。在卓人月的时代，读书人还享有被全社会仰视的崇高地位，卓人月即使没有考中进士，但他的才华和学识仍受人尊重；但在今天人文学科普遍被自然科学挤压甚至鄙视的世界大背景下，在一个只重视论文不在乎创作的学术评价体系中，郎净对文学创作的坚守更值得珍视。

郎净从杭州塘栖询问“太史弄”到北京国图寻找《卓珂月先生全集》，从发表《卓人月年谱》《再论卓人月之悲剧人生及其戏曲悲剧观》到创作以卓人月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筑塘而栖》，我们可以说她找到了鲜活灵动的卓人月，找到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江南，也用文字重建了已被时代拆迁后面目全非的故乡。



《筑塘而栖》 郎净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5年8月第一版